

四十多年前，母校中文系的男生，住在第一宿舍。底楼内廊北端，有小门，推开，门外两米内的蒿草旺盛得极妖，应是月黑风高下常有人图了快捷。此地，土层深厚，各路根系走得也远，异味的消解能力超强。我曾问过本篇男主大其，当年是否也助推过那些草叶的疯长？他笑着说，无论是否，眼下概无旁证。

大其1954年出生，上海1969届中学生，江西插兄，专业职衔一级作家。我没想过要把邻班的他当作话题，但一年前，他不幸中风，出医院就住进了闵行一家有康复治疗功能的福利院。我去探望过他，从落下后遗症的大其及其周围的垂垂老者身上，获得一些领悟。

学长病了，写他，怕不妥当。我在电话里对他夫人说，若你反对，就不写了。大其夫人是一名诗人，当年母校诗社，大其是领袖之一，被他绑定的小学妹，应届来自重点中学，是诗社之花。周围那些青昧她的同龄人，纵有年岁优势，且才华奕奕，但他们的光芒被大其遮蔽。大其同样富有才情，要紧的是，还多了一种成熟男人人才有的分量感。貌美的学妹，后成大其夫人，是再自然不过的。现在面对本人作文申请的，是约四十年后的大其夫人。她说，他不



以花命名的小吃很多，梅花糕是其中诱人的一款。刚出锅的梅花糕焦黄脆嫩，豆沙馅的香甜味穿越面皮扑鼻而来。传统收口的糕盖上撒有红绿丝和白砂糖，经过烘烤特别好吃。

梅花糕的制作颇像习武人的表演，六边形铸铁模具类似古代的兵器手锤，不过非球形，盖和底是平的。在火热的柏油桶炉子上，点心师傅不停转动模具，铁家伙看上去有10多斤重，做一锅16只的梅花糕，要花费10来分钟，师傅用搭在肩上的白毛巾不时擦汗，显然操作很吃力。出锅前用铁签沿着每个梅花凹槽边缘划一圈，然后将成形的梅花糕挑出，顿时香气四溢，表皮金黄，十分诱人。我没钱，闻闻味道也好。

当年家住虹口，千米长的舟山路上，有好几个梅花糕摊点，东余杭路马路菜场口的摊头做得最好吃，豆沙馅又细又甜。那时我上小学，没有一分零用钱，只能望“梅”兴叹。撑船的娘舅从黄岩跑上海航线，秋冬带来了几箩橘子，以往剥下的橘皮当垃圾丢了。一天路过唐山路东海中药店门口，见墙上贴着收购干橘子皮的告示，每斤一角三分钱。第一次卖了3角5分交给母亲，她给了我5分钱零用，正好买一只梅花糕，我和2个发小一人一口分享了。

中央商场沙市二路点心摊也做梅花糕。我工作单位和中央商场近在咫尺，有时买了梅花糕就进路口的东海

反对，就没问题。

访客在福利院大门口登记时，保安会提供一把主楼大门钥匙，这是为防止疗养中的老人溜号。我和老朱不约而同想到，某一天，我俩也可能成为屡次开溜未遂而神情失望的老人。

进入室内的阅览室，远远看见大其面对靠墙的一排长桌，孑然坐在轮椅上冥想。闵行的秋阳穿透南侧大块玻璃，富有温暖地覆盖住他。大其刮过脸，仪容整洁，像正沉浸于某个课题。走近，老朱问他是否记得我，大其的语言能力尚未恢复，右手也不能握笔，他以左手执笔在笔记簿上写下我的姓氏，字体工整。桌面上，有一部长篇小说，一部有关诗歌的论文合集，这些是他的部分著作。翻开笔记簿上写有四个字：主力监测。患病前，大其就热衷证券，此刻或在回顾往日的博弈。

老朱，也是同届中文系学长，生于1952年。以往，在各种场合，大其每见老朱必称朱局。该称谓本无不妥，但从大其嘴里说出，便成一款交深言浅的打趣。老朱常弱弱一笑，成全大其的开心。

现在，轮椅上的大其注视着老朱，眼眸里有孩提般的愉快。他或明白，此生，老朱是对他最友善的大学同学。本次，没见大其动用朱局这个称呼，那种亲密的方式，已属过往？我确实不希望如此。

大其虽不能说话，情绪倒并不低沉。突然，他挺起胸板放声哼起歌曲，没有歌词。明显，大其是把五六首歌曲的旋律搅拌在一起输出的。你刚听到

## 诱人的梅花糕

王妙瑞

银幕上，这碗菜肉馄饨端上来，热气腾腾。

近期看电影《菜肉馄饨》，镜头极慢，像极了日剧《深夜食堂》片头做大酱油的特写，却又是地地道道的上海味道。大骨头、火腿、鳝骨，笃悠悠熬出的汤底，鲜头都在里面；碗底放点葱花、蛋皮、紫菜，滚水一冲，香气就立住了。

至于馄饨，皮子要乃（韧），馅心要紧。上好的夹心肉或者五花肉，青菜焯水切碎，香菇切丁，再剥好现成的河虾仁，拌进馅子里。咬开来，一包汤，这叫“吃口”适意。

坐在黑黢黢的影院里，我喉咙口动了一下。这种馋，不单单是食欲，更像是一种生理性的唤醒。

二十多年前，我从山东考进上海外国语大学。那一年，我不晓得未来的日子，会就这样被这座城市“吃”了进去。算算时间，我在老家只待了18年，人生



《红旗颂》的调调，他嘴里已有《洪湖水浪打浪》的味道，接着又扎向《乌苏里船歌》或《红星照我去战斗》了。听者不笑也难，但我和老朱都看见泪水在彼此鼻侧静静滑落。一群常驻的垂垂老者，动作迟缓地围了过来，阳光把他们的身影投射在墙上。各式各样的老先生，都笑着，但大多并不清楚自己和他人因何而笑。

老朱提议我和大其拍张合影，大其对中风后右手落下的形状，是不满的。按快门前，我想拉过他的左手，合在右手上面，大其懂的，极配合。他的左臂也有些僵硬，我帮着他发力，让左手尽量伸过来，以完整地覆盖形状欠佳的右手。

没有语言交流，三人笑咪咪地坐了很久。

我们有个共识，如果把初生看得绚烂，也应对其他的生命阶段和景象予以平和的接纳。说是

七夕会

发现“梅”开二度在长三角。梅花糕源于明朝，盛行于苏浙各地。车经苏州、无锡、常州到了南京，一路可闻梅花糕飘香。前年清明我去苏州凤凰山扫墓，顺便到市内观前街逛逛，路口一家食品店有卖梅花糕，放在长方形的盘子里出售，爱“梅”情深得我，花8元钱买了一只冷的梅花糕品尝。我去浙江平湖旅游，偶然发现东湖边上，一家小店里用小模具做梅花糕，6元一只，冒着热气，我买了2只吃得津津有味。在安徽芜湖，梅花糕和小笼汤包、虾子面同为名小吃，在当地呈三足鼎立之势。我游走在福禄小吃街上，发现了央视《一城一味》节目播出过的张记梅花糕店。我把梅花糕当午餐，一连吃了4只，打着饱嗝，嘴里吐出一股久违的“梅花香气”。

现做现吃的梅花糕，享有街头小吃“一枝花”的美誉。冬天来了，梅花开了。我想去苏州亲它一口，享受双重的梅花甜美。

的大头，是在上海过的。

人也是奇怪，年岁渐长，反倒想念的是那碗再普通不过的馄饨汤，浑油又醇厚，暖心又暖胃。

前阵子看《繁花》，虽然也热闹，也欢喜，但阿宝的时间线太早，我没赶上那一波鲜花着锦。我能欣赏它的讲究和姿态，却很难有那种“啊，这条马路我也走过”的心跳。

《爱情神话》和《菜肉馄饨》讲的，是我亲眼看着长大的这座城：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到二十一世纪头十年，地铁一条条打通，商场一幅幢冒出来，老弄堂一片片消失，连菜场都从露天棚子，变成了有空调、有小资咖啡角的“市集”。

那时候的上海，不像现在这样精致得无懈可击，她也是一身灰土，和我一样，都在生长痛里挣扎。那些弄堂里的烟火气，那些精打细算甚至有点“做人家”的日



逍遥游·2 (纸本设色) 薛俊华

这么说，真要把生命的无常视若平常，其实很难。无论如何，你的悲悯之心会在暗中颤栗，并影响理性。

跨出福利院大门，我和老朱选择先步行一段。

记忆去了1981年寒假，我没有回家。那几天极冷，我是擅自把上铺同学的被子，加盖在我的被子上的，他回安徽金寨了。

凌晨，我还在五百绿格的稿纸上誊写，有斯文的敲门声，来人上身只穿本白色圆领棉毛衫，双臂交护胸前，冻得嘴里嘶嘶作响，此人正是大其。他从厕所返回，宿舍门被风关上了，里面没人。他决定到我这里先过一夜。他钻进我指定的蚊帐，盖好被子后，奇怪地把自己裤腰上的皮带解下来，束缚在棉被的尾端，像是为了

我总是默默地赞赏，当下一年轻人做事的耐心和韧劲。

上周末我去银行办事，碰巧是午饭时间，营业窗口少。一位银发人蹒跚而来，他从口袋里摸出一张折叠印很深的纸，对大堂值班经理说，存单已到期，想取出一些，余额转存。从他的音容，还有那张存单在他手中微微颤抖，可以推测出他年事已高。值班经理是位八零后的女生，她对老人说不用排队，直接在机器上操作即可。老人让年轻人代替弄，年轻人说不可以，但宽慰他不用担心，会一步步教的。一个个界面，一遍遍指导，老人的脑和手不协调，时不时出错，两分钟能搞定的事，他们在机器前操作了半天。我坐得离他们很近，自问：如果每天接待这样的老人，会怎样？脸色，语气，姿态能否保持平和？面对素不相识，反应已不灵敏的老人，能否始终和颜悦色？不敢保证，但年



子，才是我的“上海体感”。

看《菜肉馄饨》，耳朵也是享受。电影里的老派沪语，字正腔圆，不紧不慢，挺括、软糯，有种定力。小一辈的台词，则明显带着“洋泾浜”的味道，没了那种韵味，像是夹生的米饭，硬邦邦。

先前与友人聊起，大家都有同感。我们的上一辈，不管来自五湖四海，大多都会说沪语，甚至说得挺“地道”。我不怕讲错，只怕不讲。那时候的“洋泾浜”，不是笑话，而是一种主动的示好，一种我想打破隔阂，甚至哪怕笨拙也要挤进人群的诚意。如今，这份努力似乎淡了，大家都在快节奏里各自为政，语言的黏合剂，慢慢失效了。

但好在，还有这一碗菜肉馄饨。

“馄饨”二字，本就源于“混沌”。天地未开，浑然一体，是为

她总记得，田埂上的风是甜的。

那时候，她矮矮的，跑起来辫子在肩头一跳一跳。那条黄狗，没有名字，就叫黄狗。它总是冲在她前头，毛茸茸的尾巴在风里摇着，摇成一朵晃悠悠的云。

田埂两边长满了弯着腰的狗尾巴草。她跑过去，草尖搔得脚踝痒痒的。黄狗就蹦蹦着，用鼻子去蹭那些草穗子，有时干脆一口咬住，然后又松开。草穗弹回去，抖一抖，像是笑了。她也笑，伸手拔下一根，去搔黄狗的鼻尖。黄狗打个喷嚏，快活地围着她转圈，然后又一溜烟地跑远，停在前面，摇着尾巴等她。

田埂不长，她却好像能跑很久，很久。后来，黄狗老了，不爱跑了。更多时候，它会趴在院子的墙角下晒太阳，肚皮缓缓地起伏着。她蹲下身摸摸它的脑袋，它却只是懒懒地抬一下眼皮，尾巴在地上扫两下。

她天真地以为黄狗今天累了，于是期待着一个又一个明天。

一个平常的下午，奶奶告诉她黄狗没了，就埋在屋后那个田埂旁。

田埂旁鼓起一个小小的土包，孤零零的。她站了一会儿，才发觉，土包的四周，乃至整个土坡，不知何时，又密密地长满了狗尾巴草。秋深了，草穗已然发黄，在风里默默地摇。它们不再是童年时搔着黄狗鼻尖的那些了，它们是另一茬了，她想。她看着那些草，看了很久，没有哭。

再后来，她到了市区读书。那一次离开后，她回老家的次数就屈指可数了。市区里有上不完的课，考不完的试，走不完的柏油马路。

去年秋天，她回去了一趟。车子快到村口时，她下意识地望向窗外那片田野。视野里，先闯入几根极高的烟囱，灰白色的，毫无生气地矗立着。烟囱下面，是一片用铁丝网围起来的建筑，母亲淡淡地说，那是新建的垃圾处理站。

田野被吃掉了一大半。记忆里那条蜿蜒的、长满狗尾巴草的田埂，早已不见了踪影。垃圾站的水泥地坪，严严实实地压在了上面。

车子驶过时，她静静看着。那几根烟囱，像为她童年立的墓碑。

## 我眼中的他们

瑞秋

轻人做到了。

另一个场景浮现。那天和女友去看“古罗马艺术真迹”首日展，结束后女友意犹未尽，想去喝下午茶，再续文艺。彬彬有礼的服务生，端来造型和色彩精美的茶点，摆放得像一束绽放的花，让人赏心悦目。当我们纠结于多欣赏一会儿，还是即刻动刀动叉时，美女服务生又来了，问我们要不要拍照？

我们被点醒。服务生举着手机，一会儿半蹲，一会儿贴脚，揣摩着最佳的角度和光线。事后我想，拍照这件事，并不在酒店的服务范围，服务生把有求必应的姿态，转换为自告奋勇的额外付出，为了什么？想必是为了提供永无止境的情绪

混沌。

这个名字起得真好。它不像某些食物那样黑白分明。它是空心的，皮子里有一包汤，留着气口，讲究的是一种“虚实相生”的分寸感。皮与馅，汤与水，在这个碗里，不分彼此。

上海这座城市，对我们这批世纪之交来到这里的人，有一种特别的包容，它不强迫你，只是笃定地、缓慢地浸润你。

这二十年，我像那棵青菜，被生活的滚水“焯”过，褪去了原本的生涩与土气；又像那块五花肉，被岁月的刀工细细切碎，和这里的香菇、虾仁拌在一起，最后被裹进一张叫“上海”的面皮里。

在锅里浮浮沉沉这么多年，等到盛出来的时候，哪里还分得清南北，辨得明东西？

看完电影走出戏院，深秋的夜风一吹，我想回家了。回家包一顿菜肉馄饨，汤底要熬得浓浓的，放点猪油。吃下去，胃里暖了，心也就定了。

黄狗

陈亦周

熟悉的“陌生人”，更有令人刮目相看的一面。前几天，我被邻居叫去聚餐，她家有读高中的女儿，凡来客人，都紧闭房门，另叫外卖，父母吐槽女儿叛逆，社恐，自我。我在饭局上，说起手机功能运用的卡点，上了年纪的人都茫然，我想起了高中生，弱弱地问女主，可否请教她女儿？妈妈进女儿房间不一会儿，女儿跟了出来。小姑娘了解我的诉求后，让我稍等，自己进屋上网找方法，两分钟后出来，教我操作步骤，像大人更像老师，怕我学了忘，提醒我把步骤拍下来。才回房间，女孩几分钟后又出来说，还有一种方法，不妨也试试。在场的人，包括她父母，都惊讶于她不为人知的一面，待人接物的用心和贴心。

我赞赏年轻人做事时的耐心和韧劲，更认可其背后的能力、眼界和素养，他们真诚得可爱可亲，很值得依赖。